

求闕亭日記集鈔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三版

(求闕齋日記類鈔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湘鄉曾國藩

編輯者 湘潭王啓原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書局

奉天鼓樓北
北京楊梅竹斜街
廣東雙門底
漢口黃陂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總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書局

河南路
地球場

求闕齋日記類鈔二卷

卷上

問學

省克

治道

軍謀

倫理

卷下

文藝

鑒賞

求闕齋日記類鈔 序目

品藻

頤養

遊覽

右鈔錄曾文正公日記略分十類。夫修己治人。道之大綱也。修己者。知行並進。治世者。文武兼資。故首問學。次省克。繼之以治道軍謀。至於倫理者。通乎內聖外王。而大本大經之所在。故上卷以是終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古有明訓矣。文藝雖若學之末務。而昔賢以爲載道之器。援古證今。徵文攷獻。有心者毋敢忽焉。故以鑒賞品藻。次於文藝之後。至若頤養。以全形。遊覽。以擴見。亦恆視人之所志所業。以爲重輕。安可概目爲餘事歟。此編次之微意也。先賢有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大。有爲者。其平居之課身心也。至密。其求寡過也。必夙夜匪懈。而後日起有功。今湘鄉曾文正公。薄海戴其忠勳。奕世宗其德望。其被諸竹素。銘諸鐘鼎。與旗常者。旣已爲人所

共見共聞矣。而一讀其所爲日記。則條綜於日用行習之間。檢攝於幽獨密微之地。誠所云言有教而動有法。瞬有存而息有養者歟。故能削平寇難。光輔中興。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播威名於瀛海之表。存曆聖朝之懋賞。沒極人世之哀榮。可不謂天挺人豪。古今罕覩者乎。公供職京朝。十有四年。其日記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等篇。半就散佚。其曰絲絲穆穆之室。日記。每日以八事自課。亦廬有存者。咸豐初載。由衡州治軍東征。克武漢。戰彭湖。入守章門。凡此數年。隨筆記注。均缺失無從檢尋。唯自戊午以後。迄於同治壬申二月易簀之日。所自書日記。無一朝一夕之間。無一點一畫之苟。則傳家之墨寶。希世之奇珍已。宋時洛閩數大儒。講學皆有語錄。蓋及門諸子。聞其師之緒論。因時編葺。或不免雜以己意。而稍失其真。此編所鈔。謬託於朱子語類之義。而一句一字。悉出於公之自記。不敢於中有所增損。世有達者。其將不以僭竊罪我邪。光緒丙子八月。旣望後學湘潭王啓原識。

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啓原編

鹽城印鸞章校字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忘爲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
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
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
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

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艮峯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筭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修。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辛丑七月

倭艮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勉之。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一持。卽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彖大象。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壬寅正月

晉卦罔孚。裕无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鳥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壬寅正月

異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壬寅

艮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卽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繼續。求其時習而說。壬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

上達 壬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己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筠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

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

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

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壬寅十一月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卽以此養心。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頹。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少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破我伎求之私。如當頭捧喝。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薄夫敦。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輓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

經相附麗不肯可也。不必說此句卽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

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

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他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爲切要。辛亥七月

坐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